



揭开 40 年前一段尘封的历史： 鲜为人知的高原“无人区”测绘



在号称“世界屋脊”的青藏高原，有一块东到唐古拉山，西到喀喇昆仑山，北至阿尔金山，南至喜马拉雅山，面积140万平方公里的冰雪永冻层，由于是“无人区”，因而到1970年，这里还是中国版图上的一块空白。1971年，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，以兰州军区第一测绘大队为主力的8支测绘部队在这里打响了一场为期5年的测绘会战。我们300多名来自莱芜、济南、莱州等地的山东籍战友入伍来到兰州，便有幸参与其中，亲眼见证了这一可载入史册的难忘历史，成为我们终生的骄傲与自豪。

□李振声

在“无人区”作业，面临的是险境，面对的是孤独，考验的是毅力，挑战的是极限。没有亲身体验，很难想象其中的千辛万苦。

高山缺氧>>
吃没吃，睡没睡，病没病，不知道

医学测试表明，人在1800米以上，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头疼、恶心、失眠、健忘、食欲不振、体重减轻等高山反应，海拔越高，反应越重，人的承受极限为5000米。我大队所在测区平均海拔为4600米，空气含氧量仅相当于平原的57%，极度缺氧使脑袋像安了鼓风机嗡嗡作响，嗓子像塞了棉团胸闷憋气，双腿像灌了铅水，平地走路也像背着50斤面粉爬楼梯。而且在这种高海拔环境下呆了久，生理感觉会发生异常，其表现是慢慢产生的“三个不知道”：没有饥饿感和进食欲，吃了像没吃，没吃像吃了，吃没吃饱不知道；缺氧憋气使人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睡没睡着不知道；许多疾病特征被高山反应的假象所掩盖，没病像有病，有病像没病，生没生病不知道。不知饱，不知睡尽管无益于健康却也无碍大局，但明明生了病却不知道，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。5年间，就有3位战友包括一名山东老乡因患感冒而不觉延误了治疗，最后转化成肺水肿被夺去了生命。

气候恶劣>>
保温壶里的水冻成冰碴子

“无人区”里无四季，一年分为两个阶段：4个月的雨季和8个月的寒季。雨季作业气温相对较高，人的适应性较好，但此时气候喜怒无常，时而狂风大作，时而降雨倾盆，这边阳光明媚，那边乌云翻卷，一日之内可以感受四季的不同，甚至会发生阴、晴、雨、雪、雹、风、雷、电同时交替出现的奇观。然而测绘不是旅游观光，这种奇观带给我们的不是愉悦而是灾难。1971年5月20日，二中队组长邹志毅带领小组同志正在架设钢标，突然一个火球紧贴着地面呼啸而至，迎面炸在了尚未竖好的钢标上。这是高原特有的一种地滚雷，破坏力极大，一旦与之遭遇，决无生还可能。邹志毅等3名同志当即牺牲，其他两位战友因在那瞬间没与钢标接触，侥幸捡回了生命。

寒季作业则是对人体御寒能力的挑战。“无人区”的寒季日均温

度-15℃，夜间最低可达-50℃。那个年代国家穷，棉帐篷供应不足，许多小组只能住单帐篷。晚上鸭绒睡袋压上棉被，皮大衣都冻得难以入眠，起床时大头鞋和湿地冻在一块，拔都拔不起来。打开特制保温壶想喝口水，里边的开水全成了冰碴子。白天作业，呼啸的狂风刀子似的把人的手、脸割出一道道口子，飞舞的冰雪把军服浸透冻僵，眉毛胡子上挂满了冰凌，一天下来，被冻僵了的战友木头似的站在那里，活脱一尊尊刚出土的兵马俑。

当然，最辛苦的还要数炊事员。肉菜等食品全冻成了冰坨子，分解它们得用刀、斧、锯子等工具，可手一接触铁器就被粘掉一层皮，再被冰水浸泡冷冻，那滋味比受刑还难受。担任炊事班长的莱芜战友高丰文自嘲地说：“高原上蒸出的馒头死疙瘩一团像石头，唯有炊事员的双手又红又肿像馒头。”

通行无路>>
沼泽地人陷不见顶 畜陷不见头

测绘作业的最大特点是走路，在“无人区”会战的5年，我们每个人徒步走过的路程至少超过5万公里，相当围绕地球走了1圈。然而，走路这个最简单的动作在这里却成了最头痛的难题，不单是因为高山反应，而根本就是无路可走。

雨季的“无人区”地表翻浆，一片泥泞，同时高山积雪从4月份开始融化，沿着沟壑四处流淌在下游形成纵横交错的无数条河流，使测绘作业寸步难行。1971年7月，济南战友齐立新所在中队一个小组骑马过河到对面观测，大家两人一组，一人坐马背，一人拽马尾，相互照应着前进。但在最后一组走到河中央时却瞬间发生了险情：马被石头绊了一跤，将背上的战士摔入河中，拽后的战友脱手营救，结果双双被湍急的河水夺去了生命。

雨季作业还有一个危险就是沼泽陷阱。“无人区”有不少湿地和沼泽地，它们在雨季处于半解冻状态，一旦误入其中，人陷不见顶，畜陷不见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1972年泰安战友吕济南所在中队运送给养的3头牦牛就曾误陷沼泽，同志们拼死抢救，还是没能挽救它们的生命。那一年该中队从曲麻莱共租来104头牦牛和13匹马，年底收测时带出去的只有60头牦牛和3匹马。导致牲畜死亡的原因是缺少草料，饮水苦咸和始终不停地在泥泞中跋涉。牦牛是雨季作业的主要交通工具，因为体力壮，耐力好，是出了名的“高原之舟”和“爬山健

将”，连它们在“无人区”里都难以生存，可想测绘官兵面临的环境该有多么险恶。

冬季作业时汽车在测区内通行，但由于山多坡陡，水路相连，冰雪路滑，抛锚窝车却成了常态，每次出车抛个二三十次锚那是家常便饭。同时，冰湖上行车还要防止冰裂塌陷。1974年11月济南战友元志明随车队驾车运送汽油，经过叶鲁苏湖时一辆三〇解放就压裂冰面掉入了湖中。多亏汽车沉陷有个过程，才没造成人员伤亡。

食宿困难>>
湖水煮马料充饥

在“无人区”吃的大多是压缩饼干、脱水菜、蛋粉、罐头等方便食品，它们虽能满足生存需要，却与美食无缘。比如压缩饼干粗硬噎人味同嚼蜡，脱水蔬菜干涩难咽与食草无异。即使这样，能够满足供应也是幸事，问题是有时连这种最低需求都难以保障，因为“无人区”环境险，运送食物的车辆、牦牛经常无法按时到达，断了顿的人员只能听天由命与死神搏斗。济南战友段康乐小组一次断供8天没见到粮食，只好天天用湖水煮马料充饥，因排不出大便每个人的肚子胀成了鼓。为纪念这一特殊经历，他们给驻地前的山起名“马料山”，给山下的湖起名“豌豆湖”。1972年雨季，“无人区”内气温偏高，地表大面积翻浆，由于彻底阻断了交通供给线，致使整个大队陷入了断粮绝境，前线请求空军支援，利用飞机空投才解除了险情。

一顶帐篷、一口热饭是在“无人区”生存的起码作业条件，但为了争分夺秒赢取时间，官兵们连这点微薄“享受”也主动放弃。野外测绘每天要跑几十公里路，大伙怕晚上回帐篷休息浪费功夫，于是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作业方式叫做“打游击”，即背包、干粮随身带，干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夜。在“无人区”打游击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露宿在冰天雪地之中，困了不敢睡觉，否则会冻出毛病。饿了就着雪团吃压缩饼干咽到肚里透心凉。一次莱芜战友吕桂泉随小组只带了3天的食粮出去“打游击”，结果却因天气突变工作受阻用了8天才返回驻地，带的粮食吃完了，就挖草根或者打野味充饥。其中还有3个晚上是在纷飞的风雪中度过的。

寂寞孤独>>
逮到野驴狼崽当宠物

“无人区”与世隔绝，进去就等



抢救牦牛



野外观测



沼泽遇险



运送给养

于封闭到了另一个世界，那时官兵们与家人联络的唯一方式是通信，但只能寄到格尔木大本营，辗转回到官兵或家人手里至少要两三个月时间。亲人生病不能看望，父母去世不能奔丧，妻子生产不能照顾，对亲人牵肠挂肚的思念平时只能深藏在心底，唯有晚上躺进睡袋打着手电偷看照片时，才能打开感情的闸门任由眼泪流淌。

每当节日来临，更是对官兵情感的煎熬。每年八月十五晚上，几乎所有人都难以入眠，悄悄找个地方举目望月，即使阴霾无光也会久久地遥望天空，寻找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的感觉。1975年除夕，济南战友乔志坚在中队长郭进权的带领下打了一天“游击”，晚上郭中队长让炊事员打开几瓶罐头，自己从挎包里拿出瓶白酒给每个人碗里倒上一点，说：“今天是大年三十，亲人们正在家里放鞭炮、吃水饺呢。我们无法与家人团聚，但年不能不过。大家都把酒端起来，



测绘兵的高原之“家”